

文学“异托邦”？

——由批评家之死看当代文学批评的虚无性倾向

安琪

(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 吉林 长春 130000)

[摘要] 由余虹教授之死这一文化事件及他生前的文学批评文字, 试观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在“理论过剩”趋势下显露的虚无性倾向, 提出应关注对理论的反思以控制这种恶性循环, 从而健全文学文化人格。

[关键词] 虚无性; 余虹; 自杀; 文学批评; 理论

“……我想起艾略特在《荒原》中的悲叹:

飘渺的城

在冬天早晨的棕色雾下

一群人流过伦敦桥, 这么多人

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。

在此, 只需将“死亡”换成“理论”即可。不过, 你也许会问: 你不是说理论是人生存

的条件吗?何以理论要人死?其实, 人生于理论, 也可以死于理论,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理论了。”

——余虹《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》

2007年12月5日13时,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余虹在“五十知天命”的年龄从自己家所在的小区10层楼上跳下,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“在正午, 一个尼采式的时间, 他从高空坠落, 像一片落叶, 抑或一只飞鸟。”¹一个博士、学院知识分子、中文系教授, 一个极有才华的文学批评家选择离去, 我们在悲痛之余, 是否应该反思: 除了那些形而下的众口纷纭的原因, 我们共同选择的文学领域——尤其是他进入的汪洋恣肆极富超越性和挑战性的文学批评领域, 难道不足以安身立命么?或者说, 这一领域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偏差, 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?

“死于理论”, 余虹教授如是说。没料到一语成谶。文学批评对批评家之死应付的责任, 也许就是余教授指出的“理论过剩”——尤其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“虚无化”的趋势造成学人学思和内心的双重失落。什么是“理论”? “所谓‘理论’, 不管它在古今东西的历史上有多少别名和义涵, 不管它是以神启的样态呈现还是以人言的方式出现, 它都是有关真理与价值的话语, 甚至虚无主义的话语也是‘有关’真理与价值的话语。”²二十世纪是一个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, 新理论的成长毫不怜惜地践踏着旧理论, 在一波一波的颠覆与解构之后, 留下了巨大的疲倦和虚感。然而, 我们用以对抗这种虚无感的武器, 却是更前卫的、更有颠覆性的理论。这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。纵观余虹教授的研究路向, 从尼采、海德格到福柯、德里达, 再到反观国内理论界对二十世纪国外理论的引用和“急风暴雨般的”演演, 他无疑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时刻警惕和反思着。但这一微弱的声音终被滚滚前进的理论洪流吞没, 甚至反噬了声音的发出者!

同为敏感的文学批评家, 朱大可先生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文字颇有陈寅恪挽王国维的意味。刻骨痛惜之中, 他发出了这样的疑问(或者说是质问也不为过): “死亡事件还产生了更激烈的问题——是文学批评家死了, 还是文学批评死了?抑或是文学自身死了?”³这句话对于选择文学研究的人们, 无疑是一种切肤之痛。如果“文学死了”, 我们要凭借什么来获得内心的安宁, 甚至是自我存在的认同感呢?这种怀疑虽然惨烈, 却是极有价值的一记警世钟。本来应该是依附文学、使人们能更好欣赏文学的文艺理论, 近来出现了一种“把玩”文学的趋势。这种趋势渐渐把文学架空, 陷入理论的疯长之中, 把这一领域由华美的宫殿变成了杂草丛生的废墟。在这片废墟中, 批评家开始自言自语, 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强烈的虚无感。投入文本的充实是单纯的理论不可替代的, 当文本被消耗殆尽失去发展活力之时, 与其相关的历史、现实是不是也会坠入虚空的地境?“无论从空间关系还是时间关系上, 批评都已变成一座文化孤岛。”⁴

二十世纪末的“先锋文学”, 甚至是诸多的“先锋思潮”, 不容气的“一言以蔽之”——堪称是“废墟上的狂欢”。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虚无的一处源头。作家们重写历史, 但“回忆不是对遗忘的否定。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。”⁵于是, 历史的错位、现实的失落、价值的破碎纷纷随之袭来。充满了哲学思辨性的理论成为了终极意义的某种寄托, 不断的追寻可能导致误入

“深渊”。余虹教授及其精准地描述了这种“无根之感”：“你的脚不断移动, 因为总有新的‘主义’和‘论说’在诱惑你、逼迫你、说服你, 你必须到处踩点, 追奇逐新, 才不至于在学术上落伍, 在生活上掉队。更糟糕的是, 所有的主义都似乎为你提供了思想的立足点, 让你有立地踏实的感觉, 然而你很快就会发现你不能在任何一个立足点上停留, 因为所有的立足点都像春天的冰面, 随时都会融化, 你无实可踏, 你只能迅速移动脚步, 以免沉入虚无的深渊。然而, 不幸的是, 等待你的就是深渊, 因为你有跑不动的时候。”⁶多么悲哀的预言!失眠、胃病、抑郁, 都可以称为理由也可以都不是——有哪一种痛苦甚于理想追逐过程中突如其来疲倦和空虚!从他居住的二楼到他纵身一跃的十楼, “那一道盘旋的昏暗的楼道”⁷, 当他最后一次踏在阶梯之上, 是怎样的心情?!……

朱大可可在《忧郁的批评》中探讨忧郁的三个基本特征:

“第一, 丧失内在的信念, 也就是丧失内在超越的可能性。……第二, 主体的外部对话机制发生严重障碍, ……第三, 主体失去原创的力量, 或者说, 产生了对自身阐释能力的深刻怀疑。这种怀疑起源于反思, 却意外导向了自我戕害的结局。”这和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困局完全同构。我们应该怎样抵御文学(理论)的“忧郁”和“虚无”呢?本文最初的题目是《文学“乌托邦”?》, 突然发觉这一称谓就首先把文学放到了一个本不实在的地境。于是借用福柯的“异托邦(hetero-topies)”——乌托邦是一个在世界上并不真实存在的地方, 但“异托邦”是实际存在的。“它是空间的两极, 一方面它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空间, 但另一方面, 这个最虚幻的空间却揭示出真实的空间。”⁸我们一方面召唤文本的复归, 加强对文学或理论本身的领悟与思索;一方面时刻反思我们所使用的方法, 警惕用理论拆理论恶性循环。或者, 更直接的, “完成一个日益成熟的强大的自我”⁹, 而这一“自我”的“完成”, 建立在我们对文学的信仰和需要之上。

余虹先生曾引用福柯的一句话做文章的结尾: “死亡离开了它古老的悲剧天空, 成了人类的抒情内核(the lyrical core of man): 他那不可见的真相, 他那可见的秘密。”(再读先生文章, 发觉处处有谶。如果我们能早些领悟……)题目上的问号, 亦是表明这只是对原因的一种臆测。

愿先生在另一个世界能得到充实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和静韵. 余虹自杀的法律分析[J]. 检察风云, 2008, (8).
- [2] 余虹. 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[J]. 文艺研究, 2005, (12).
- [3] 朱大可. 忧郁的批评——关于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[J]. 文艺争鸣, 2008, (1).
- [4] 朱大可. 忧郁的批评——关于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[J]. 文艺争鸣, 2008, (1).
- [5] 黄发有. 虚无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[J]. 文艺争鸣, 2006, (4).
- [6] 余虹. 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[J]. 文艺研究, 2005, (12).
- [7] 王家新. 有一种爱和死我们都还陌生[J]. 读书, 2008, (5).
- [8] 尚杰. 空间的哲学: 福柯的“异托邦”概念[J]. 同济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05, (6).
- [9] 李静流. 文学批评如何不忧郁[J]. 边疆文学, 2008, (9).
- [10] 余虹. 现在: 我们的历史存在论[J]. 社会科学研究, 2005, (6).